

心向祖国的脚印

吴南生摄影





郑晶莹

厦门大学图书馆藏
校史部郑晶莹
1999.12.

谨以此书为历史见证：

记录我一生坚持走爱国爱乡的道路，并纪念为新中国的诞生而献身的柯国泰烈士、林维雁烈士牺牲五十周年。

与同我一齐走过来的同乡、同学、同志们共勉。

作者郑晶莹 一九九九年

十月一日

深切缅怀周总理和邓大姐



我们久经忧患
的中华民族一
定能够依靠我
们自己的努力，
实现祖国的
完全统一。

敬录周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
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

邓自明等手书

一九八九年六月 范峰

血染韓江
氣壯山河

家國同志共奮鬥
四十周年紀念

吳南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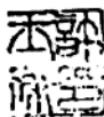


儒書生鋼鐵心簡裝捷步鏽
刀林叢者虎穴傳真理度避狼
踪迹噤嘻鼓萬字潮撼敵胆遞
羅魔網碎瑤琴朝霞即燐未
能接血沃潮州樹已陰

悼柯國泰日志

五九年十一月王海南

許士杰



海峡浪花（序）

林斤澜

黎先耀老友转来“一个爱国台胞的自述”打印书稿。他知道作者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在“光复”不久的台湾，我们有过短暂的交往。此前此后各自东西，没有联系。先耀也注意到我年老眼花，杂务也不少，只问有没有出版的机会。

我翻了翻，不觉放下手头的工作，通读到底。近年我爱读纪实的文字，越到世纪之交，越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经过这么多这么大的坎坷，应如实说出来写下来，可以不计文野，要紧的是真实。对时代、对后代有个交代。对知识分子来说，简直是天职。

本世纪中，祖国东南海上的宝岛——台湾，更加明显地体现了民族的危难和觉醒，世界的复杂和变化。一个“心向祖国”的家庭几番离合，无不跳跃着世纪的脉搏。请听听无论在大家庭还是小家庭里，都是“晶莹”的心声吧！

一位文化前辈说过，把他烧成灰，可以没有别的什么，也会有爱国主义。论千年不知多少年来，爱国主义深入中国知识分子的骨髓，好比基因。前辈还说

中国知识分子讲究骨气，骨气两个字没有对应的外语，都不好翻译。

经过七劫八难，也有年轻的知识分子说：“我爱国，谁爱我啊？”这也是一时的怨气。就在这一时，这样的怨气初听如雷，究竟还是气短气虚，投到日月同辉的骨气里，不沾不化如灰尘。

晶莹的青年时期，光华正如少女的纯真，身世多厄又焕发成多采。她有个恋人柯以忻。我们当时叫他阿柯。两人的生离死别，是晶莹一生的情结。漫漫人世，阿柯始终光采照人。

我与阿柯见过几次面，也都因别事或别人匆匆碰头，知道他们都是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别的全不清楚。可是有一次见面，不会超过十分钟，现在时隔半个世纪，竟还是形象鲜活，话语明确，细想起来，心中依旧怦怦震动，这可是有点奇了。那是 1948 年初春，我入狱已有三两个月吧，押到台湾情报局的军法处监狱等候判决。一天，难友传过一句话来：对面笼子里来了一个“你们的人”。“你们”是指因“二·二八”起义进来的人。其实办这个案子的“撒大网”，进来的人，狱中诸案杂处，难友也三教九流。但对“我们”，或明或暗，多有同情关照。

对面笼子只隔着一条一米多的过道，木头笼门对着笼门，门的下方有块活动板子，开关按在外边。拉开来时，是一个长方形的洞，可以塞进饭碗水杯。这

天傍晚开饭时，板子未拉拢，对门敲打，我立刻伏到地上，贴到长方洞口，看见对面大半张脸，原来是阿柯。

阿柯立刻告诉我：他住的地方没有人知道，是晶莹的父亲，也就是未来的老丈人，带人抓他的。可能我有惊讶的反应，他的叙述中间夹着一些短句：“不错，就是这样。我看见的……”有人咳嗽、有人敲打，木板拉上了。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晶莹有清楚的叙述，这里不多说了。

当时，当然大出意外。也当然要联想，要分析，要估计，要判断，都是“应有之义，不用多说它了。不多天，阿柯交保出去，也就远走高飞。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

当时反复思索中，觉出来阿柯抓住这么个刹那，单说这件事，是准备好的，是认为值得冒险的，是估计我们意想不到的。还可能这个刹那就是他说的法。

他叙述时，简单准确、没有感情色彩的副词，也没有惊叹句子。我甚至没有感觉到愤怒，或者谴责，或悲或怨，真叫平铺直叙。

他生来五官清爽，两眼明亮。这时候，也没有狱中难免的困顿、暗淡、或憔悴……笼子里日夜不关灯，但过道里昏黄。那长方洞口狭窄，怎么我印象中，阿柯面带微笑。

我想：这一位不简单。藏龙卧虎也。

古人说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晶莹得一这样的知己，你不感到幸福吗！再怎么风狂雨骤，这样的幸福不更深沉吗！

这个打印稿又经修改、将要出版。先耀和作者都要我写几句话。我所知甚少，不过晶莹的世纪中的片刻。后来她说想做海峡中的浪花。人生有的片刻只是片刻，有的是浪花。有的浪花只是浪花。这个浪花在台湾海峡，多难又多情，多情又多火的海峡。

作者写作时，对自己要求三个真：写真事，说真话，露真情。这三个真可以刻石铸铜，作为座右铭。

注：序的作者林斤澜是知名作家，原任《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他也就是书中的林杰——50年前和我在台湾坐牢的难友。

目 录

序 海峡浪花.....	(1)
一、辛酸的童年 (1925—1938)	(1)
1. 师徒变亲家.....	(1)
2. 苦命的母亲.....	(8)
3. 逼嫁风波.....	(16)
4. 寻夫行.....	(21)
5. 团圆在战火中.....	(28)
二、火红的青春 (1939—1949)	(37)
1. 难忘的集美中学时代.....	(37)
2. 上帝保护我避过风雨.....	(51)
3. 上大学去.....	(60)
4. 回到阔别十年的故乡.....	(72)
5. 参加抗议美军暴行运动.....	(80)
6. 投入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89)
7. 第一次坐牢	(102)
8. 第二次坐牢	(116)
9. 逃出虎口	(136)
10. 在厦门大学的日子里.....	(144)
11. 参加武装斗争去.....	(153)
12. 魂断湘子桥.....	(167)
三、从征途走向荆途 (1950—1980)	(179)
1. 背上十字架	(179)

2. 重操旧业	(187)
3. 在革命风暴中见真金	(204)
4. 向子女负责	(218)
5. 拨开迷雾已近黄昏	(242)
四、晚晴的霞辉 (1980—1997)	(249)
1. 为台胞乡亲做好事	(249)
2. 郑氏家族大团圆	(256)
3. 当了十五年全国政协委员	(262)
4. 参政议政，仗义执言	(268)
5. 努力培养台胞后代	(275)
6. 在笔耕中展现自我	(282)
7. 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晋言	(286)
8. 畅游世界列国安享晚年	(290)
五、人生感悟.....	(292)
1. 关于爱情观的问题	(292)
2. 关于政治道路问题	(294)
3. 关于祖国统一问题	(296)
走向黎明 (跋)	(300)
后记.....	(306)

作者文选集

一、深情缅怀周总理和邓大姐	
——纪念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	(308)
二、血染韩江 气壮山河	
——记柯国泰（以忻）烈士生平.....	(314)
三、《中导》与暨大	(334)

四、火红的年代 无悔的青春	
——纪念“五、二〇”运动 50 周年 (338)
五、毋忘历史、更须面对现实	
——纪念“二、二八”起义撰文 (343)

一、辛酸的童年(1925－1938)

1. 师徒变亲家

廿世纪二十年代的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已有二十多年。日本人对台湾人民的殖民统治制度已臻完善。整个台湾的自然资源已牢牢地掌握在日本统治者手中。台湾农民以种植甘蔗和稻米为主，日本人开的糖厂布满全岛，成为吸取农民血汗的榨取机。城乡的交通主要靠糖厂铺设的铁路网路，既方便收购甘蔗运输入厂，又供百姓乘用赚钱，车资低廉又方便。如果不懂看事物的本质，台湾老百姓还会夸赞日本统治者治台有方。这种思想余毒甚至在台湾已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有市场，这才是台湾人的悲哀和羞耻。为此我常感叹：台湾人的骨头和志气不如韩国人，虽同受过日本殖民统治，可民族觉悟不一样。我的自述就是想以个人的真实经历和心路历程展现台湾人的历史烙印。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在台湾彰化城的西门口有一家木器店，店主叫张火，操一手精巧的鲁班手艺，做出的家俱物美价廉，生意不错。张火雇用了两个农

民徒弟，一个叫蔡和，来自西门外的刺桐脚村；另一个叫郑岸，来自彰化东北郊和美乡。两人忠厚老实，力气大，干起活来利索，深得师父的赞许。

张火的性格暴燥，可能与多年不育有关，两个徒弟深解人意，私下常暗议如何为师父解忧。不久，蔡和之妻突发病亡，留下两个女儿，小女已四岁了。郑岸劝蔡和把她送给师父做养女。蔡和请郑先试问师娘意下如何。师娘是一个视力差、不善理家务又无主见的妇人。她征得丈夫的同意终于收下蔡和的小女为养女。双方立即到保长家去登记求证，后转去警察派出所户籍科迁户，给养女命名张快。希望她快给张家带来一个弟弟。养女显得勤快、听话、善解人意，很快就获得养父母的喜爱。

张火收养女的讯息很快传开，引起了其岳父家的疑虑，既然张火多年不育，今收养女，将来的家产归养女所得，不行。我们得设法送个男孩去给张火做养子。在张妻的娘家操纵下，叫张妻说服丈夫收其妻弟的一个儿子做养子。从此，在张火岳母娘的操纵下，加上社会上的重男轻女习俗，张家过去那种宁静的气氛消失了，勾心斗角、吵闹烦人的事不时发生。肇事的都是张家的岳母娘，而事后往往把火气、错失都归咎于张快这个养女身上。几年后张火因心脏病去世，蔡和、郑岸两个徒弟也出师回乡去当流动鲁班谋生。蔡和续弦，既娶妻又忙于谋生，对张快的关心也少了。

倒是郑岸看到往后的一系列变化，感到好心没好报，常为张快的遭遇不安。张火死后，张家还可以靠积蓄养活一家三口。张妻的娘家老在盘算张家的家产有多少。邻居看在眼里，好心人启发张快得去学点手艺，好为自己谋出路。张快决定拜邻居一个比她大七岁的英姐为师，学做裁缝。她起早摸黑，在不误家务的前提下，剩余的时间都钻进英姐家学裁缝。郑岸不时来看望张快，听她诉说在家中所受的苦和冤，劝解她，有时还给她几个零用钱。生父蔡和有时也会来，但不如郑岸有心，好在张快的胞姐也常来，给她带点好吃的。英姐对她也亲如手足，姐妹情深，干活谈心好过日。张快后来常说：“好在身边有郑岸伯、英姐和大姐才不会有苦无处诉，否则，早成肺痨鬼了。”可是英姐这个聪明、伶俐、善良的姑娘却因积劳成疾，得了肺病，二十八岁那一年有了心上人，还未成婚，却因肺病而去世了。临终前大出血时，家里弟弟、妹妹都不敢接近她，给她送终的只有张快和她的未婚夫许海。英姐断气前偷偷地塞了一个金手镯和两个戒指给张快说：“人生情如薄纸。我父母早逝，为养这几个弟妹，我奉献出了青春和生命。你看他们最后连看我一眼都不敢。阿快，你要好自保重啊！”

英姐去世后，张快即开始自购一台缝纫机在家给人做衣裳，以女唐装、旗袍为主，男女童装也做。这时的张快已近二八佳龄。郑岸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